

修司，你在哪里

《世纪之龙》丛书



刘中国 著

米修司，你在哪里

米修司,你在哪里

刘中国

花城出版社

米修司，你在哪里

刘中国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惠东县印刷厂印刷

(惠东县县城围仔99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1插页 252,000字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768-0

I·2365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李树政

说起我与刘中国的相识，始于他的书稿《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与人合著）。

那是一部论述深港地区历史的专著，廿五万字，史料丰富翔实，思维敏锐清晰，论述严谨有治，行文活泼跌宕。当我在灯下读罢书稿时，不禁抚卷沉思：一位风华正茂的年青人，身处繁华喧嚣的市肆，却埋头寻觅尘封的历史，这绝不是当下的时髦。那么，这种执著的追求缘由何在呢？

稍后，我得悉刘中国移居深圳地区仅有四个年头，心中不觉愕然了。换言之，他乍踏上深圳这片热土，即迷恋大鹏所城的历史风云。这件工作当是细致专心，刻苦枯燥，甚至近乎寂寞，来不得半点浮躁，半点取巧。一个年青人，一个新移民对于这件工作充满热情，充满自信，执著不疑，我想，其缘由大抵是发自内心对这片土地的炽热情感。

而今，我的案头又摆着刘中国的散文集书稿，又是廿来万字，可这回不是史著，而是散文，我心里嘀咕着。饶有兴趣地抚诵起来，慢慢地品味着，细细地寻思着……

也许，刘中国的散文可以给人各种体会或感受，见仁见智，在这篇小小的序言中难以概全。择要而言，给我印象颇深的，是这本集子相当部分的篇什中蕴藉着一种幽默感。

有些篇什：《关老斧在深圳》、《成名成家的绝招》、《剽窃

的艺术》……光看题目，也就带有几分幽默。《关老爷在深圳》一文，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到理发匠的剃头刀，继而到深圳大小老板借刀宰客；最后借一则民间传言，捧出关老爷充当“反腐倡廉的急先锋，整顿社会治安的排头兵”。又如，列举当代文坛成名成家的种种“绝招”：打官司，坐班房，自杀，做恶棍，编刊物，雇杀手，剽窃（《成名成家的绝招》）。又如，揭出“剽窃也是一门高超的艺术”，种种“剽道”、“窃术”（《剽窃的艺术》）。这类篇什对于社会流弊时好时不无几分调侃，几分针砭，几分幽默；从中可以享受到轻快的谐趣戏谑，却又不是“耍贫嘴”。寥寥数笔，勾抹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众生相，既有拜金主义者的丑陋，也有百姓暂时不适应的困惑与惆怅。

在《人磨墨，墨磨人》、《屋漏痕》、《千秋鲁壁》，以及《美里高台多悲风》、《李闯王的行宫》等篇什中，借古人旧事，议论风生，幽默成趣。比如，借苏子瞻蓄墨惜墨，四处巧取豪夺，一度拥有佳墨数百铤，不料，所蓄佳墨尽为渡海风浪吞噬，终末仅得研磨二三九佳墨而已。作为用物之人，物本为人所用，却反作为物所驱，这种幽默在无奈之中发人深思（《人磨墨，墨磨人》）。还有，《屋漏痕》借颜真卿与怀素谈论书艺，悟出“屋漏痕之道”，与锦衣肉食者无缘，人格和艺术必须在“炼狱”里淬火、升腾。《千秋鲁壁》借孔鲋在“鲁壁”藏书，揭橥这种不露声色的文化抵抗，足以与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相抗衡，而且还要不露声色地延续下去……这类篇什看似信手拈来，却搔着古人的痒处。旧事重提，在幽默的文字之中，可以感悟到人生的哲理。这种源于深厚文史知识的文字，也只有不是“抛书袋”，才能有这份幽默。

就连大不易讨好的颂扬文字，在刘中国的笔端，也显得

娓娓动人，妙趣丛生。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得益于幽默。《歌者》篇，从蝉到“蝉歌”运用了大量拟人、幽默的文字描写，赞扬那种渴望光明的小小昆虫；赞扬那种在阳光下不歇劲的纵情高歌，赞扬那种用微小生命完成光明的献祭。另一篇《云雀》，也描写云雀的歌声。赞许云雀一年四季都在歌唱，歌声充满着欢乐和爱。尤其“逛动物园”寻找云雀的一段不失幽默的文字，机敏地指出云雀不是养在笼中的鸟，“关在笼中的云雀，大概不会唱歌”。此外，《泉水》、《乌石，石头的故乡》等篇什，均不难发现类似的幽默文字，尽管不是那么浓烈，却是那么清冽，可以扞触到作者诚挚的真情。

在这本集子里，我更喜爱《梦见高楼》、《一串鞭炮》、《家书里的感叹号》一类篇什。

《梦见高楼》写父亲的午夜梦回，梦见高楼，梦见打虎，梦见打飞机，梦见红兜肚，梦见井底蛇，梦见金犁子……一个骨子里道道地地的农民，无论家境如何变迁，却常常充满着梦幻，一种毫无浪漫，十分实在的梦境。其实，父亲的梦表现了中国农民精神的追求，情感的寄托。《一串鞭炮》，写父亲每逢岁晚放鞭炮，避邪趋吉的习俗。哪怕是放鞭炮引起烧房子，父亲仍不悔改，仍要除夕夜大放鞭炮，仍要放一串5000响的浏阳鞭炮。毋须讳言，这是一种流着眼泪的欢乐，充满希望的祈祷。《家书里的感叹号》，写父亲来信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尤其信末几句标语口号、感叹号，看似调侃，令人发笑；却不会叫人鄙夷、轻侮。那些规范的激昂的标语口号、感叹号，在父子之间已经成为感情深处的一节链环。哪怕是链环打上了某个时代的印记，也没有影响亲情的沟通。

在近廿年来，中国的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人们的物欲追求也日越高扬，当代的

生活节奏也日益紧张，在经济特区尤为显见。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刘中国对家乡，对亲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包括深圳）充满着深沉而真挚的情爱。以致一草一石，一颦一笑，流弊时好，旧事新风，在他的笔底无不以体味到这种情感。而且，这种情感丝毫没有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文明衰没；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加热炽起来。可以说，恰恰是这种深沉而真挚的情感，使字里行间飘逸着缕缕幽默，撩人情怀，意趣悠然，仿佛在夜风中送来了迷人的芬芳。

论道刘中国的散文，大可扳起指头，点数优点长处一二三，不足短处甲乙丙。我想，系统全面的理论文章，还是留待专家学者去做罢。作为读者的我，仅谈及个人的一点感受，或许属偏好，或许属管窥，甚至不知刘中国君认同否？

拉拉杂杂写在纸上，且算作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于“无不忘斋”

目 录

总序	刘志庚
序言	李树政

第一辑 世纪末的旅踪

美里高台多悲风	(3)
千秋鲁壁	(6)
诸葛茅庐	(10)
嵩山有个达摩洞	(13)
临泉亭	(18)
走近沈园	(22)
李闯王的行宫	(26)
聊斋	(30)
人境庐闲话	(35)
乌石, 石头的故乡	(41)

第二辑 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一串鞭炮	(47)
一根扁担	(52)
两本旧地图册	(55)
梦见高楼	(60)
在那遥远的地方	(64)
家书里的感叹号	(68)
黑乌鸦 黑衣裳	(71)
鞋样	(74)
雁阵横空	(76)
守先表叔	(79)
汪师傅	(84)
蒋家舅爷	(87)
老乔	(90)
牛儿在山坡上吃草	(94)
毛驴	(98)

第三辑 米修司，你在哪里？

云雀	(105)
歌者	(109)
一片树叶	(112)

一瞬	(116)
米修司，你在哪里？	(119)
关紧门窗去流浪	(123)
蜜	(127)
树呀树，枯又绿	(190)
带栅栏的小楼	(134)
书之窗	(137)
屋漏痕	(142)
人磨墨，墨磨人	(147)

第四辑 心灵的泉水

感念钟声	(153)
远去的帆影	(155)
白帆	(157)
没有锚的船	(159)
葡萄	(161)
草莓	(163)
坐在岸边	(165)
一粒树籽	(172)
一块石头	(174)
旅途（外五章）	(176)
故乡（外三章）	(182)
潮汐（外三章）	(186)

乡井土 (外二章)	(190)
春潭 (外二章)	(194)
伴生树 (外三章)	(196)
孤島 (外三章)	(200)
萤灯 (外二章)	(205)
青春的气息	(208)
隆中三题	(211)
黄河岸边	(215)
泉水	(218)
说文解字 (外四章)	(228)
1997年7月1日 (外一章)	(235)

第五辑 刘祥夜访刘中国

刘祥夜访刘中国	(243)
借钱	(250)
阅读与人生	(254)
人要出名猪要壮	(257)
人类的进取心	(261)
读书与恋爱	(265)
恋爱与婚姻	(269)
从美猴王到弼马瘟	(273)
关于“打屁股”	(276)
围猎名人	(279)

关老爷在深圳	(282)
话说“著述等身”	(285)
有女人在场的谈话	(288)
女人与镜子	(291)
在深圳看笑话	(294)
剽窃的艺术	(297)
成名成家的绝招	(302)
赌一赌 试一试	(307)
蛰蟥	(311)
歪批鲁迅	(314)
童话世界	(318)
林译《茶花女遗事》小启	(321)
话说刘罗锅	(324)
读《圣谕广训》及其他	(328)
蝙蝠人	(332)
狗论	(335)
后记	(339)

第一辑

世纪末的旅踪

羑里高台多悲风

三千年的风暴从羑里高台上呼啸而过，却动摇不了它夯实的地基。

三十个世纪自然与人为的破坏，羑里高台依然挺拔雄伟，坚不可摧。

城池和监狱同是文明的形式。殷商的一座座城池，只在史书上留下一串值得考证的标志；羑里高台却像一枚粗壮的铁钉，楔入无数代人的记忆。

商人建筑监狱的技术太高明了，岁月也湮灭不了他们的丰功伟绩。编写《××之最》的好事之徒，不妨在“监狱”条款下写道：“羑里，殷商时代最大的国家监狱，遗址在河南汤阳县城北八里的羑河之畔，它也是中国文明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国家监狱。”

行走在一片广漠的原野上，我们再也听不到狱卒的狞笑，看不到惨遭炮烙、断膝、膺足、剥皮、抽肠酷刑的囚犯了。血腥和罪恶，白骨和诅咒，都被掩盖在庄稼的绿色波涛里，仿佛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几千年来，这里只有阳光、云朵、庄稼和风……但是，羑里高台方方正正、稳稳当地座落在

这块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像一座沉默的苦难纪念碑。

或许是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囚于羑里，文王又被传说渲染成了罕见的贤君圣主，历代统治者才特别钟爱羑里。他们在监狱的废墟上刻石铭碑，铸钟塑像，立庙纪念，硬是把昔日的监狱拆腾得面目全非。在这一片歌舞升平景象里，后人非但想象不到殷商国家监狱的阴森可怕，反倒是觉得这是一处有几分可爱的行宫或避暑圣地。

经过历代文人的夸饰穿凿，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也变得心平气和、温文尔雅起来了。待到读了孟夫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读了太史公《报任安书》，读了许多放逐者归来的歌谣，我们越发感到监狱不可怕了，甚至为自己生逢盛世、无缘入狱受刑，无法写一部《周易》而深感懊丧。我们真的相信，只有监狱才能培养信仰，磨炼心志，狱卒才是最好的导师。长大了才知道，监狱只能灭绝人性，根本培养不了什么信仰——如果一个国家只能用监狱强化信仰，只能用狱卒教化民众，这个国家离覆灭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在太史公之前就流传了很长时间，翻开《史记》，我们发现太史公也只是写道：“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卦”，他用了个疑问词“盖”。作为一个审慎的史学家，太史公并未妄下定论。

文王被拘羑里，那理由很简单：殷纣王登基后暴虐异常，酒池肉林，横征暴敛，文王却“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这就使得一些长舌鬼开始在殷纣王面前诋毁他。这时恰值“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在一个荒淫无耻、野蛮残暴的国度，懿德善行成了不可饶恕的罪状，怜悯同情

也属大逆不道，只因为这一声“窃叹”，文王在羑里喝了七年稀饭。七年的囚禁并没改变他，出狱后文王照样“阴行善”，所以，在任何一个残酷血腥的年代，周文王的宽厚仁慈都一再被人提起。

文王在羑里囚了七年之久，在他受难的地方，后人修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建筑，诸如演易台，吐儿坟，还有毁坏了的观景亭、玩古堂、洗心亭等等。据近些年考古发掘可知，羑里面积约十万多平方米，想当初，这里一定关押着数万计的囚徒，绝对不像后来的建筑那样气派堂皇。友人说“演易台”是河南重点保护文物，有关单位正拟拨款修复毁坏的建筑。我想，倒不如立一块黑色的石碑，石碑上镌刻两个大字——“宽容”。告诉后人，人类曾经经历了一个怎样不宽容的血腥年代。